

我們需要革命

簡惠美 譯¹

本文作者認為：根據羅馬帝國模式所塑造的西方式教會結構，似乎在基督紀元第三個千年期中將會有大幅度的改變，成為既不是西方式的，也不是東方式的，而是全球式的基督信仰團體。她不應該再是被聖職主義所操控的中央集權體制；她詮釋基督信仰時，所關心的不再只是護衛以西方思想概念上的所謂理論正統性，而是能否活出福音精神的生命。因而，人性意識必定朝向默契靈修開展，這是天主教會整體結構性的革命發生的契機。

天主教會的醜聞，在世界各地報張雜誌和電視不斷地報導著；教會權威當局體會到必須對司鐸職作大規模的整頓。這件醜聞不僅是使教會蒙羞，並失去了公信力。若只是這樣，還算是有益的恥辱。更重要的是，天主教會相信由司鐸所主禮的感恩聖事是基督徒崇拜的中央核心。早在二十世紀中葉就聽說，由於司鐸太少，有幾百萬人被剝奪「生命之糧」。現在，聖神必定召喚我們革新，補救這可悲的情況，確保耶穌的命令，「你們應行此禮，為紀念我」，得以在全世界實踐。

在這些情況之下，我們應超越特利騰大公會議創始的那種革新；與會主教決定：開除犯錯的司鐸，補償受害者，篩選未來的司鐸候選人，鼓勵司鐸祈禱，並回到一個「由獨身司鐸、

¹ 本文取材自 William Johnston, "We Need a Revolution", in *The Tablet*, 1 June 2002, p.12; 譯者：簡惠美，伯利斯仁慈聖母傳教會修女，現任輔仁大學人生哲學老師。

主教和至高宗座操控」的教會。但，這是不夠的；這樣的教會結構是根據羅馬帝國模式所塑造的，不再適合基督紀元的第三個千年期的基督信仰團體了。

時代訊號指出，基督紀元第三個千年期的基督宗教既不是西方式的，也不是東方式的，而是全球式的。天主教會在忠於新約和基督教會的傳統之外，不僅要從其他的基督教派，也要從亞洲和非洲的各類文化中學習。

很可能，改革不是自上而下的決定，而是來自全世界天主教子民的祈禱，並因聖神靈感推動所作的決定。這符合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的教導，此會議談到來自信友們的成長：

「對傳授的事蹟和言語之領悟都有進展。此進展一則來自信友們的瞻想及研讀，因他們把這些事默存於自己的心中（參路二 19, 51）；二則因他們對所經歷的精神事物有了深切的瞭解。」（《天主的啓示教義憲章》8 號）

我們還不知道聖神要以什麼方式推動，並教導整個教會；或許要藉由一次新舉行的大公會議²，在這個會議中，平信徒（或男、或女）都能具有合法的角色。如同耶穌所預告的，福音將傳遍全世界。當感恩聖事從太陽東升到夕陽西墜於各處舉行時，就是改革實現了！

革新司鐸職，首先需要革新神學觀念，減少教條，多多導向祈禱和聖善的生活。再說一次，這新神學觀念的產生及發展，並不能靠自上而下的推動，而是出自信友們的祈禱。

神學及靈修生活二者無法協調一致，是司鐸職危機的主要因素之一。今天的修生和神學生幾乎一致斷言：他們所研讀的神學課程，對他們的靈修生活產生不了什麼影響力。

² 這個新的大公會議，不一定要在梵蒂岡舉行，而可能在馬尼拉，或巴西的里約熱內盧（Rio de Janeiro），或某些第三世界國家的首都。

信理神學的主要教本是根據鄧辛疾（Heinrich Denzinger）所編的手冊³，它清楚地闡明什麼是該信的，並強調不信的人應承受的處罰。最重要的是：忠於教會官方的教導，並毫不遲疑地服從教會的長上。

在教理講授的課程中，遍佈著同樣的神學理念。孩童被教導給「正確的答案」。教會似乎對宗教經驗興趣缺缺，只強調思想概念上的正統性，需一字無誤地忠於「信條」，回歸那個「已遠離了猶太氛圍，而進入了希臘—羅馬文化世界」的「基督宗教」，這期間召開的歷屆大公會議所決定信理，很清楚地告訴基督徒們應該相信什麼，否則要面對開除教籍的命運。後來，教會又設立了「宗教裁判所」。

雖然當今的教宗已針對教會曾濫用宗教裁判所而道歉，但，同樣的精神仍在今天教會中繼續存留著。有一個羅馬聖部仍繼續小心翼翼地護衛著思想概念上的正統性，過度顧慮地堅持西方詞彙的表達必須持守。當司鐸性騷擾醜聞歸於沉寂時，這聖部卻仍處罰尋求新方式詮釋信仰的神學家。難怪有些諷刺者問：在天主教會中，對官方訓導持異議者的罪過，是不是比那些犯戀童罪的司鐸來得嚴重？

如今後果已出現。我們聽到這樣的說法：「靈修」是需要的，但不需要「教會」。今天的「教會」，怎麼離「福音」離得如此之遠？

雖然，士林哲學滲透進入信理神學如此之深，但，無論怎樣，天主教會還是擁有強烈的祈禱傳統，並且認為基督信仰就是「跟隨耶穌」。教會中，密契神學仍然立有一席之地，只可惜，在司鐸培育的份量上佔得很少，平信徒就更難得有涉入的

³ 編註：作者所指的是《天主教會訓導文獻選集》，中譯本由施安堂神父自行翻譯出版。

機會了。

然而，從二十世紀中葉起，這靈修傳統卻以引人注目的方式捲入俗化世界。在大學裡，我們發現學者們開始研究曠野教父、Eckhart 和 Rhineland 等密契家、各類靈修作品（例如 *The Cloud of Unknowing*）以及加爾默羅會的密契家。學生們熱切地研讀，不僅在理論上求知，而且在實踐中尋找宗教經驗：東方教會傳統的「耶穌禱文」（The Jesus Prayer）和「聖像」（icon），也都引起了廣泛的興趣。人們對理論的探討減少，相對地，卻增加對亞洲所謂的「實踐」之體驗。

宗教思想家，如德日進（Teilhard de Chardin）、榮格（Carl Jung）、Ken Wilber 和 Bede Griffiths 等人，都論及人類在心理意識上是在逐漸演化的。他們聲稱人類正在超越推理和二元思維的「理性意識層面」，進到「神秘意識層面」：在這層面上，人類是以「合一」的角度來看宇宙萬物的。Karl Rahner 常被引用的一句話：「未來的基督徒將是密契者，不然，就什麼都不是了。」他的主張並不那麼令人吃驚，道明會的神學家在廿世紀初就談到「走向密契靈修的普世性召叫」。

而後還有亞洲。1998 年在羅馬舉行的「世界主教會議、亞洲議題特別大會」上，有幾位主教提到亞洲面對西方事務的困難，尤其是士林神學；其實西方運用過多的話語，亞洲寧願靜默不語。有一位主教說西方傾向分開、分割和區別；然則，亞洲趨於默觀，看天主在萬物中，相當自然地接受西方密契家所謂的「對立的巧合」（the coincidence of opposites）。亞洲的默禱方式越來越受基督信仰者的青睞。

時代訊號顯示，在基督紀元的第三個千年期，天主子民要求將司鐸（不論是男或是女、是獨身或是結了婚的）職務的重心，放在主持感恩聖事及宣講天主聖言之上。而把信理（即詮釋基督信仰）的功能，交還給活潑的福音生活，基督徒是以活

出福音精神的生命來詮釋基督信仰，而不是以哲學性的思想概念來界定。

或許羅馬那小心翼翼保護教義正統性的聖部，猶如德日進神父等人所預言，將被另一個「推動祈禱和愛的大誠命」的聖部所取代。人性意識朝向密契靈修開展，屆時，需要獨身的修道男女獻身祈禱，並研究基督信仰及亞洲的密契傳統。在這類的研究中，密契神學是皇后，其他的神學則是它的婢女。

當司鐸職革新的時機到來時，天主教會整體結構性的革命就會發生。這可能就是聖職主義的終結，使我們愈來愈忠實於耶穌基督的福音。基督宗教呈現的將是愛的靈修途徑，而不是一連串理性上的教理講授。如此，基督信仰將吸引當今世界無數的追尋者。